

書長書短

阳卫国

著

• 岳麓書社

阳卫国 著

書長書短

王稼山署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书长书短/阳卫国著. —长沙:岳麓书社, 2017. 4

ISBN 978-7-80761-894-2

I. ①书... II. ①阳...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47082 号

SHU CHANG SHU DUAN

书长书短

作 者: 阳卫国

封面题签: 周其凤

扉页题签: 王稼句

插 图: 彭国梁

责任编辑: 皮朝霞 刘 亮

责任校对: 舒 舍

封面设计: 吴颖辉

岳麓书社出版发行

地址: 湖南省长沙市爱民路 47 号

直销电话: 0731—88804152 88885616

邮编: 410006

岳麓书社网址: www.yueluhistory.com

2017 年 4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9.75

字数: 124 千字

印数: 1—1 200

ISBN 978-7-80761-894-2

定价: 26.00 元

承印: 长沙鸿和印务有限公司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印务部联系

电话: 0731—88884129



序一：长亭短驿伴书香

聂鑫森

当下的报刊文字及人们的日常话语中，常会出现“人在旅途”“人在路上”的语词，表述着一种强烈的生命行走、奔向理想佳境的家国情怀，令人心旌摇动。人的一生，正如长长的旅途，山高水远，有坎坷也有平顺，有阳光也有风雨，立志精进者，必达目的地。“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宋·苏东坡《定风波》）

旅途迢遥，不可能一跃而至，于是途中便有亭、驿、邸、旅舍以供人食宿与休憩。正如唐人李白在《忆秦娥》词中所称：“何处是归程？长亭更短亭。”古代的大路边，相隔十里一长亭、相隔

五里一短亭。宋代的无名氏在《题壁》一诗中唱道：“白塔桥边卖地经，长亭短驿最分明。”地经即地图，上面标示着可以歇足的“长亭短驿”的位置。

从一种文化意义上来解说当下的“人在旅途”，即是我们所从事的不同领域不同岗位的正业。而“长亭短驿”则可引申为我们的业余生活，除食宿之外，可以娱乐、游玩，可以听风赏月、栽花种草，可以买书、藏书、读书、著书。正如阳卫国先生在关于株洲第四届读书月事宜答记者问时所说的一句话：“读书真是天下第一等好事。”

卫国先生与我为忘年交，有着共同的业余爱好，因书而结缘。他自谦地说：“首先，我是一名机关干部，不能算是纯粹的读书人，也不敢以读书人自居，最多能算是一个喜爱读书的人。”（《读书，是天下第一等好事》）在我看来，他的“喜爱读书”，从童稚伊始，一直坚持到进入盛年；从小学、中学、大学校园的学子，到成为机关干部而后担任县、市领导要职，在繁忙的学业

与公务之余，始终热衷于访书、藏书、读书、著文。他把读书作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因读书而陶冶性情、滋养精神、增长智慧，并在自己的主业中予以印证与提升，使之相得益彰。

当我细读卫国先生行将付梓的《书长书短》一书时，直觉书香扑面而来。“人在旅途”是他殚思竭虑的主业，而“长亭短驿”的业余生活，却是与书长相厮守。我想起民国时著名学者罗振玉的一副书斋联：“寄怀楚水吴山外；得意唐诗晋帖间。”

《书长书短》收录长文短制四十五篇，共十余万字。就体例而言，大多为散文、随笔之属。前者如《儿时读书》《一中琐忆》《登云阳山有感》《别红楼》《特里尔“朝圣”记》《父亲的母校》《永远的先生》等。而随笔诸篇，或书评，或文史考证，或序、跋，或关于出版与书刊的杂议，或对书人书事的寻踪觅迹，内容丰富，异彩纷呈，如《国外畅销书一瞥》《大学校园悄然兴起马列原著热》《闻一多与珞珈山》《旧书业忧思录》《东山书

院与〈梦溪笔谈〉》《〈醴陵的孔雀——袁昌英〉首发式致辞》等。但每一篇都与读书相关。正如作者所道：“平时很少和人谈及读书的话题，倒不是担心别人说自己附庸风雅，我一向认为，读书应该成为现代人一种基本的生活方式，就像我们时时要呼吸、天天要吃饭一样。我们会有多少闲暇去谈论空气和米饭呢？”（《儿时读书》）

卫国先生的散文，在叙事、抒情的氛围中，总不忘拾掇与读书有关的情节和细节，这在有意无意中强化了行文的文化品格，可堪点赞。《一中琐忆》中谈到他当上语文课代表，并负责为全班同学去图书馆借书的欣喜之情，以及课余购买到打折书《阿列霞》的心满意足。《买书琐记》《购书珞珈》中描叙了他在武汉大学中文系求学时，于休息日走访校内校外的书店、书屋和小书摊，购到许多好书的感人场景；毕业离校时，共有藏书四百多册，“整整装满了六个大箱子”。《史传德淘书记》，是作者作为中国青年文化传媒工作者赴美培训访问团的成员，抽暇访问纽约历久资

深的“全球最大的旧书店——史传德书店”所写的散文，文中对店名的阐释、书店的格局、图书的陈列以及他的选书、购书，皆有生动描写，让人如入其境。

在以读书为主体内容的随笔中，因作者多年来，在购书、藏书、读书、评书中深得此中三昧，视域宽阔，学养丰盈，思维细致而灵动。且在行文中注重文学性的强化，张弛有度，摇曳多姿，不板滞，少学究气，读之赏心悦目。《东山书院与〈梦溪笔谈〉》，本属一篇考证茶陵东山书院建制始末及《梦溪笔谈》版本源流的学术文章，但作者在夹叙夹议中，不忘点缀现场的具体描写和适度的抒情，使文体变得鲜活起来。如：“历史上的茶陵书院教育盛极一时，至清代，茶陵的书院数量竟居湖湘各县之首。从茶陵县城沿S320省道往东北方向二十公里左右，便到了东山村。……数百年前这里曾有过一个在中国书院史及中国印刷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东山书院，《古迂陈氏家藏梦溪笔谈》等一批珍稀古籍，就出自这个普普通

通的村子。”“前不久，腰陂镇的党委书记刘晓伟带给我一张在东山村东山书院遗址所拍摄的照片。照片上，已经看不到任何房舍，只有一片正在阳光下茁壮生长的绿油油的水稻。数百年前，这里曾书声琅琅，而现在，只听见蛙声阵阵。历史风云变幻，岁月沧海桑田，东山书院见证了这一切。”

《书长书短》中的散文、随笔，只是一种粗略的划分，其实两者之间不过各有侧重，其意蕴一脉贯传，难以真正地区别开来。这也是卫国先生行文的一个特色，我个人就很欣赏。

古人曾说：“购书不难，藏书为难。藏书不难，读书为难。读书不难，用书为难。”因卫国先生十多年来任职于株洲，他与上级及同事们，一直热情倡导保护历史文化遗存，营造株洲的读书氛围，提升株洲的文化品位，以促进经济的繁荣发展。卫国先生公务繁忙，属于他的业余时间也很有限，但他对于读书却一直初心不改。更重要的是他的读书往往能结合他的正业，获得一种文

化视野，营造一种人文情怀，殊为不易。此书的一些篇目，写于他任职茶陵县期间，如《登云阳山有感》《别红楼》《〈李东阳评传〉出版感言》《〈历代茶陵书院〉后记》《东山书院与〈梦溪笔谈〉》等，既是他读书的心得体会，又对扩大茶陵的知名度，促进旅游事业的进展颇有裨益。

在《登云阳山有感》中，作者写道：

“在中国古代几千年文明史中，徐霞客大概是唯一以行走于大地为己任，以踏遍千山万水为毕生追求的知识分子。”

“让信念的光芒照耀我们的心灵，也照亮我们的前路。这样，再大的困难也不能让我们躺下，再多的坎坷也不能让我们停步。”

诚哉斯言！

人在旅途，长亭短驿伴书香！这是我读完《书长书短》的一点体会，不知卫国先生以为然否？

是为序。

2016年秋于株洲无暇居

序二：书友阳卫国

彭国梁

株洲书友阳卫国先生捎来一册即将由岳麓书社出版的书稿《书长书短》，让我为之作序。有些意外，又有些顾虑，毕竟他的身份特殊，即在政府部门担任着要职。好在电话中，阳卫国给了我明确的提示，即从书友的角度着笔。

花了两三天，慢慢把他的书稿看了一遍。总的印象是：阳卫国，一个真正的爱书人。称他为书友，名副其实。他在《〈珞珈〉书缘》的开篇写道：“逛旧书店淘书最大的乐趣，往往在于不期而遇中那份意外的惊喜。人与人有缘分，人和书何尝不是如此呢？”那我就先说说我和阳卫国因书结缘的几则小故事吧：

其一，2007年4月，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我的《长沙沙水水无沙》，在后记中，有这么一句“感谢杨里昂先生、陈先枢先生、龚明德先生和欧阳卫国先生为我提供史料”。大约是2006年的某月某日，我在述古旧书店淘书，想找《湘城访古录》《湘城遗事记》和《沅湘耆旧录》等与长沙相关的史料。老板说没有，但有一个人有，下次碰了帮你问问。我当时也没在意，以为是老板顺便一说。可是，没过多久，老板便打电话，说是有一个叫欧阳卫国的书友，放了一袋子书在店里，让我去拿。我跑去一看，好家伙，满满一袋，全是我上面提到的书。此时，我还未见过他，不知何许人也。

其二，那是去年还是前年的事了，某日在长沙八一路的星星书店，他和我打招呼，我都没想起他是谁。他说，你不记得了，你写《长沙沙水水无沙》，我还借过资料给你。哦，想起来了！于是寒暄，很是投缘。那天下雨，有点大。我买了好大一包书。他看在眼里，知道我正在为难，

便说：别急，我有车，等下顺路送你回去。这真是雪中送炭雨中送彭胡子和书，让我很是感动。

其三，今年中秋，收到他的短信：“今年的中秋不一般，十五的月亮十七圆。在这样一个圆满的时刻，祝福您的生活和事业永远圆圆满满！”我回谢谢，并让他告知地址和电话，以便寄书。他回：“谢谢！改天我上门来取吧。我一直想有机会一睹近楼芳容。”果然，没过多久，便收到他一条短信：“今天晚餐后想到府上拜访，不知方便否？”有书友自远方来，当然欢迎。于是，就在当天晚上的八点半，他如期而至。从一楼到四楼，看书聊书。他说，我的书有一半他都有。哪些书在青山书店买的，哪些书在广通书局买的，哪些书在星星书店买的，他都知道。于是说起青山书店的贺老板，广通书局的张国强……估计楼上楼下看了个把小时，我们便在三楼的茶桌前坐了下来，一杯清茶，继续聊书和书人。聊到株洲的聂鑫森、郑玲，又聊到袁昌英、蔡仪等，我们相谈甚欢，我也忘记了他的另一个身份。那天，他还特地站

在聂鑫森的画下面照了张像。他说，聂是他最尊敬的文化人……

因书结缘成书友，自然而然。

再来说《书长书短》。我看得很是认真，有共鸣处便还画上几笔。现录数条如下：

“我自己也很奇怪，为什么会有那种几乎是与生俱来的对纸质印刷物的不可抗拒的亲近和迷恋。”（《儿时读书》）

“最吸引我的，要算一中的图书馆。在借书证还没有发下来之前，我不止一次围着图书馆，透过玻璃窗户窥视里面的藏书。那密密层层的书藉，对我而言，就像一个财迷见到了满屋的黄金一样，无疑是一个不可抗拒的巨大诱惑。”（《一中琐忆》）

“在那一年中，我几乎每天都是早上九点左右才起床（说起来惭愧），洗漱完毕后就步出宿舍，从容不迫地将武大校园里的书店、书摊挨个巡视一番。要是哪一天不去逛上一圈，心里便会感到若有所失。现在回想起来，那些日子是多么值得

留恋。没有功利目的，没有考试压力，悠闲地逛书店，随意地买书、读书，这样的时光也许再也不会复返了。”（《购书珞珈》）

“勤跑特价部的结果，使我渐渐养成了一副侠义心肠。我觉得那些被折价处理的好书，像是一群不幸落难的贵族，把它们从厄运中拯救出来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以区区几角钱的代价‘淘’到一册寻觅已久的张中行先生的《负暄琐话》时，我真不知道世界上还有谁比那个时刻的我更加快乐呢？”（《我的买书经》）

“我的第一个书架是一个简陋的小木架……这只床头小书架忠实地陪伴了我两年时光……”“这本好久不曾打开的《外国爱情诗选》，是多年前一个女孩送我的礼物，看到扉页上她留下的娟秀字迹，刹那间，尘封的往事恍如发生在昨天……”“多少次夜深人静的时候，我把刚刚读完的书插回书架，却仍然徘徊于书架之前，久久不忍离去。当我的视线抚过一排排书脊，那些书名仿佛是哲人们深邃的眼睛，用智慧的目光默默无言地注视着

我灵魂的深处。那种与书无声交流时的感觉，实在是太好了。”（《书架》）

.....

还可以再摘录下去，但我得留点悬念，以免其他的书友说我剧透，扫了他们的雅兴。我现在是以“书虫”自称的了，且与阳卫国在大学毕业的前后有着大致相同的经历。比如他说读高中时，曾在宿舍熄灯后，借着窗外透进来的一线光看书。我没他那么好的运气，但我在读大学时，宿舍熄灯后，是躲在被窝里，用手电筒照着看书的。又比如，他说一个小书架陪伴了他两年。我大学毕业后，在一个子弟学校教书三年，就是一个小书架陪伴着我。后来，我调到长沙县文化馆，居然还把那个小书架打包托运，又让它陪伴了我两年。还有，他无论走到哪里，最想去的一定是书店，就是出国了，也要挤出时间往书店跑。比如他说某次在美国，只有半天的自由活动时间，可他就毫不犹豫地把这半天的时间留给了书店。而且，他在美国还花了20美元买了一个大号的帆布书

包，感觉比法国的LV名包还要有价值。我也是，我去美国那次，也是想方设法地带回来好几本书。现在，我每天背在身上的布包，便是在无锡的先锋书店买的，每次一买就是两三个，且价格都在20美元以上。

当然，《书长书短》中的某些篇什，其观点未必我都认同，但有什么要紧呢！书友之间，我们求同存异，也许更能友谊长存，书趣共享。

最后，再八卦一下。我曾在《长沙沙水水无沙》的后记里感谢的是欧阳卫国先生。我也一直称他为欧阳卫国。但上百度一查，却是阳卫国。我以为我搞错了，便电话请教聂鑫森先生。聂说应该是姓阳，姓氏中也有阳姓的。再者，他从认识他起，就叫阳卫国。而且曾经的任职公示上也是阳卫国。但是，聂先生又说，哪天遇到他，再问问。没过几天，聂先生发来短信：“国梁兄：昨晚与卫国兄同桌进餐，乃问及其姓，为欧阳，但读书时代起就省略为阳。”

是为序。